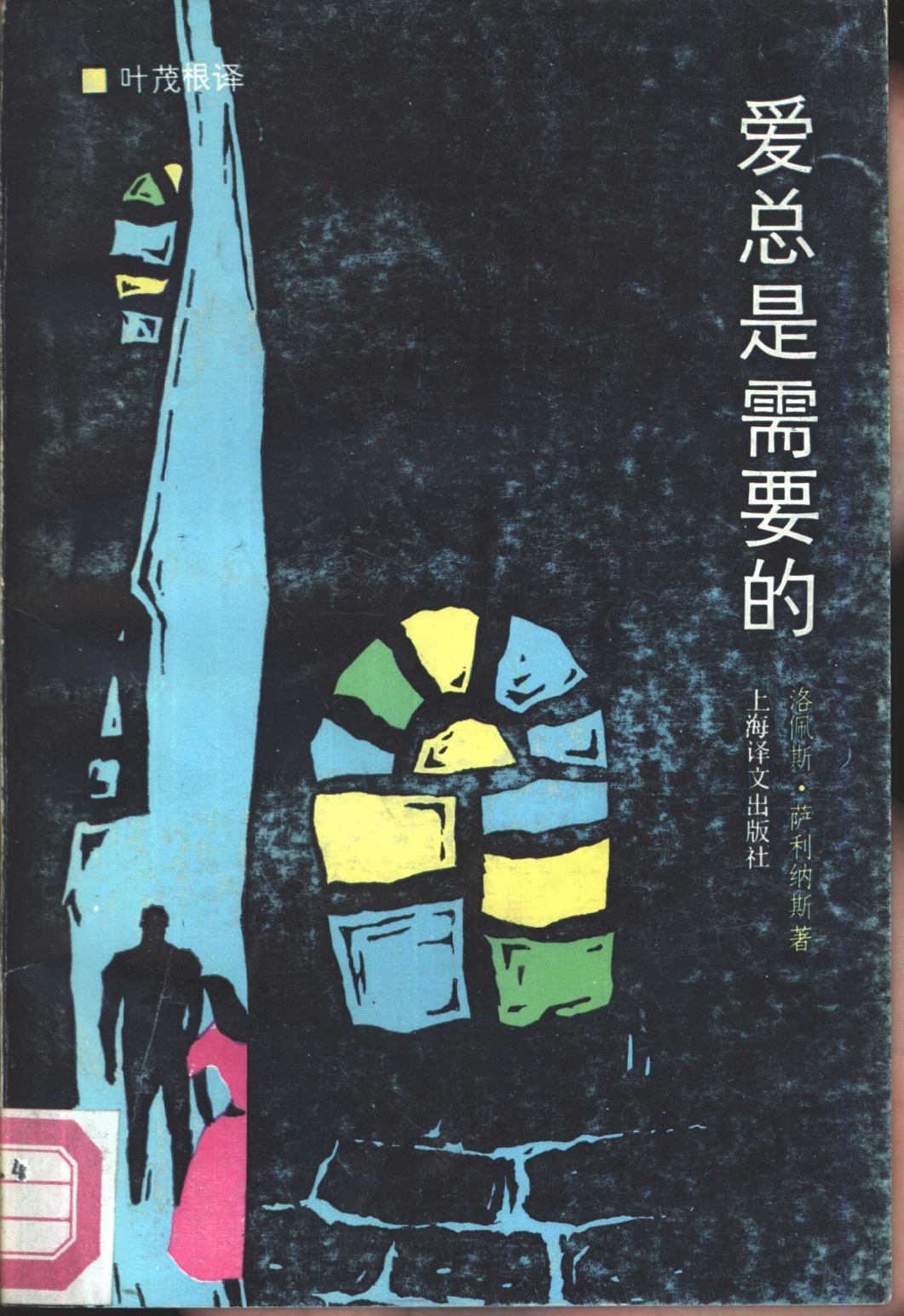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叶茂根译

爱总是需要的

洛佩斯·萨利纳斯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爱总是需要的

（西班牙）洛佩斯·萨利纳斯著
□ 叶茂根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rmando López Salinas

AÑO TRAS AÑO

本书根据Ruedo ibérico, Paris, 1962年版译出

爱总是需要的

〔西班牙〕洛佩斯·萨利纳斯 著

叶茂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250,000

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4,000 册

ISBN7-5327-0593-5/I·268

定价: 5.30 元

献给我的父亲，

工人运动的老战士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洛佩斯·萨利纳斯的一部获奖小说。它以本世纪西班牙内战结束前后为背景，描写了青年华金在前共和国军官恩里克的影响下，逐步成为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斗士。他与在面包店工作的姑娘佩比塔一见钟情，深深相爱。此外，它还生动地描写了另外几对青年人的爱情生活，讴歌了他们对祖国、对家庭、对生活、对爱情的无限热爱。小说文笔细腻，含义深刻，在艺术技巧上也堪称佳作。

早晨，一个民兵来到村里，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：最迟在今天傍晚，摩尔人和军团的士兵就要进村了。没过多久，其他一些民兵到了，他们把若干支步枪和猎枪分给了年轻人。

“来骑兵了，”有人说道。

农民们整天关心来自前方的消息。战斗的枪声越来越紧、越来越近了。中午时分，飞机第一次出现，它们轰炸和扫射公路及村里的街道，傍晚时，战斗已打到了公墓附近。

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的人朝山里逃去，也有其他一些家庭的人沿着马德里的公路前进。一些人遗弃所有的东西，只身仓皇逃走，还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车子、牲口，把所有能带的用具、甚至农具都统统运走。

弗朗西斯科一家一直等到最后一刻，看看战斗的命运是否会有好转。他们一连几小时藏身在靠着房子山墙的马厩里。弗朗西斯科不时地跑到设在市政府大楼里的指挥所去了解战况。

“我们必须撤离了，”弗朗西斯科从指挥所回来时说道。

母亲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服，他们中有一个是姑娘，还有一个是她的弟弟，孩子们什么也不明白，只是感到害怕。害怕使孩子们喉咙哽住、肚子难受，睡意蒙眬的双眼在哭泣。

“我们走吧，走吧，”父亲说道，同时解开系住母骡的绳子，放出羊群。

“敌人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抱住孩子，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丢了，

我带女孩。”

飞机又开始轰炸了，人们可以听到大炮发出有节奏的炮声。机关枪的嗒嗒射击声、密集的步枪射击声犹如秋天鸟儿的啁啾。

“房子怎么办？家什怎么办？”母亲问道。

他们来到大街上。起初他们看着一条条路，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好。后来他们朝橄榄园跑去。

母亲不停地跑，祈求所有的神灵保佑。

“上帝，您别抛弃我们，别抛弃我们。”

他们弯腰曲背，身体紧贴着房子分界的围墙跑着。有几条狗在果园内狂吠。邻近教堂围墙的大路后面，有一个男人在地界处向他们大喝一声：

“站住！”

民兵开枪射击的时候，他们马上趴在地上，子弹打在教堂的围墙上。一小股民兵向弗朗西斯科一家人待的地方靠近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民兵们问道。

“我是弗朗西斯科，国王大街人，”他回答说。

“我看他们一定是军团的人，”有一个民兵反驳说，“因此我要枪毙他们。”

“你别紧张，他们还没有上年纪。请把子弹放好，会使你很快减少几发子弹的，”另一个回答说。

全家人站着。

“走，走吧，”民兵们对他们说道。

弗朗西斯科一家人继续朝橄榄园走去，与此同时，民兵们靠着房子的正面墙壁进入村里的街道。

“我们休息一会儿，”母亲说。“我们坐一会儿，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帕科，我们会马上继续赶路的。”

“我们必须继续赶路，到了橄榄园时我们再休息。这儿我们

不能停留。”

“到胡安大叔的家还有很多路吗？”妻子问道，“胡安大叔是个好人。”

“没有多少路了，我们必须上公路。大概再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”

“我们走那儿行吗？”

“不，走那儿不行。走公路比较好，可以拦截一辆卡车。”

在橄榄园里躲藏着其他一些邻居，他们是自己人。可以听到他们的说话声，有一批民兵在和他们说话。

“他们有大炮和机关枪。不能有更多的作为，我打了那么多枪，把猎枪管都震裂了。我的双手烫伤了，”其中有一个农民这样说道。他坐在一棵橄榄树边，给猎枪擦油。

“这又是另一支，”他指了一下靠在双腿上的武器说道，“这是属于伊格纳西奥的，当他的脑袋被他们搬家时，我就拿了这支枪。”

当弗朗西斯科一家人来到公路时，天就亮了。村庄另一侧的山冈从夜幕中显露出来。天边的群山徐缓地变了色彩。一条玫瑰色的光带划破长空，使熠熠的群星暗了下来。夜色掠过小山和邻近大道上的树木，慢慢地退去。光亮洒到了田野，小河沟边的低洼地触目可见。太阳在托莱多的群山之巅升起来了。

村里大街上的步枪发出犹如寒冬的雨水打在玻璃窗上的响声。

他们在公路的高处停下来休息，回过头来看看后面。远处，共和国士兵的步枪打得发亮，可以看到摩尔人来回跑动的骑兵，他们企图迂回包抄义勇军。

那儿有一个村庄。大路上的低洼处留下车辙的痕迹。

这时刮起一阵微风，烽烟缭绕偏向西去，在空中绘出各种图画。

“水渠边的小麦给烧着了，”父亲说道，声音嘶哑，严肃而痛苦。

然而这风也带来了夏天的气味，带来了岩蔷薇和小麦的味儿、松树林的气息和鸟儿的叫声。接着，空中只留下了弗朗西斯科的痛苦的说话声。

“土地，孩子的妈，我们的土地。”

他凝视着田野。凝视着金黄色的、高高的、袅婷的麦穗，小麦只盼着庄稼汉的手来收割。农民的心迫使自己停住话头。

“当我们返回家园时，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收割庄稼。平整土地，重建家园。”

他们站着，相互靠得紧。全家人紧紧挨在一起，眼睛都望着大地。

“我们的东西呢？”母亲重复道。

飞机第三次出现了，飞得那么低，灰色的机腹掠过橄榄树的树梢。四周再次响起嘈杂的声音，引起人们的恐惧。逃亡者的长长队伍紧贴在地上，犹如成熟的庄稼倒伏于地。

有些人跳到路旁的排水沟里，用身子护住自己的子女。飞机向公路扫射，民兵们用步枪还击。载着逃亡者的马车、卡车摇摇摆摆地向前行进。在飞机一次次飞过的间隙中，逃亡者重新赶路。被飞机炸死的人就留在那儿。尸体被移开放在公路旁边，以免卡车和马车压着他们。

拉车的牲口发出像人一样的嘶叫声。它们不顾眼前的一切，不顾男女老少，马车和别的牲口，奔驰而过。

一头载物品的骡子，身上积满尘土，腹部被划破了，一个小孩跪在它的身旁，抚摩着它的那双耳朵，喊道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，您看，卢塞罗①的肠子露出来了。”

父亲在儿子的身旁跪下，用手帕擦去小孩手上的血，然后，举起孩子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双肩上。

“我们会再有一个卢塞罗的，孩子。”

逃亡者的队伍走得非常缓慢，像条虫似的。傍晚时分，队伍抵达一个村庄。

“你们不要担心，很快会来卡车把大家送走的。请你们耐心点儿。”有人对他们这样说道。

这时，民兵和农民在村外挖战壕，妇女和小孩在空旷的场地上等候着卡车的到来。

“只来了两辆卡车，只能让孩子们先上车，”有一个男人这么说道。

“孩子们必须马上上车，法西斯分子很快就要到了。”

已经没有时间道别了，远处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了。

“我们走！快走！”一个歼敌指挥官喊道，“摩尔人已经很近了。”

“孩子，拿住，这儿有奥雷阿姨妈的地址，”母亲对姑娘说道，同时在一张纸片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个地址。

“我们马上会去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你们已经是大人了，别哭了。”父亲补充说。

“我们走，快走！”一位指挥官重复道。

两辆卡车出发了，人们跟在车子后面，摇动着双手喊着。

接着，汽车出了村口便开快了，而人们默默地立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，等待着敌人的到来。

大炮声隆隆地响了。

① 系骡子的名字。

在马德里周围的战场上出现了一片寂静。共和国的军队三年里保卫了这座城市，现在他们慢慢地离开了自己的战壕。

在哈拉马河的桥上，在比利亚维德、拉卡萨·德·坎波，洛斯·卡拉班切莱斯和大学城，听不到一声枪声。

敌对双方被打死的人，有的挂在铁丝网上，有的摊在地上，一半陷在土里。

共和派的战士当放下手中的武器时，心中有一种无防卫之感。他们瞧着眼前的战壕，手中拿着子弹上膛的武器，默默地一动也不动，弗朗哥的军队盼着新的一天的到来。

像部队的其他战士一样，反坦克班长恩里克·加西亚披好了斗篷，开始向乌塞拉街区走去。

军队很快就占领了马德里工人在很早以前修筑起来的第一批街垒。马德里显得很平静，所有的灯都熄了。卡萨多上校的几支巡逻队戴着国防洪达^①的白色袖章在大街上和郊外巡逻，搜寻着不肯投降的一批共产党分子。

“喂，出示你们的身分证，”巡逻队对他们说道。

恩里克和其他战友在离开战壕之前他们的证件已经破了。他们只带着通行证。他们在巡逻队的办公室里出示了通行证。巡逻队对他们进行了搜身之后，便放他们走了。

“卡萨多的人正在逮捕共产党分子，”这批共产党分子中有个成员在离开洪达的巡逻队时说道。

在马德里郊区的那片地方，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是完好的，因为机关枪的扫射和“容克^②”、“萨沃依^③”的炸弹对街区进行了

① 洪达：西班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。

② 德国的一种飞机名称。

③ 意大利的一种飞机名称。

狂轰烂炸。

当抵达阿托查广场时，恩里克和自己班里的一个战士继续在普拉多的林荫大道上走着，班里其余的人上了巴列卡斯桥。

“恩里克，你真是一个单身汉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事是我能和他们在一起生活。”

“你的两个孩子长得挺讨人喜欢，你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。”

“是的，他们挺讨人喜欢。”

“奥古斯托，对于你来说，至少有人在等着你。”

“我不知道有人等我们是福还是祸，现在处境开始困难了。”

“一切困难我们都会有的；不要忘记，我们已经打了败仗。”

“对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应该幸福，他们在等待你。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到我弟弟家去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着了一支美洲的雪茄。路上寥无人迹，只是不时地开过一辆快速的汽车。

“是逃难的人，”恩里克议论道。

在月光下可以看到战争的宣传标语。这些标语贴在左侧人行道的楼房的正面墙上。

“你们必败！”恩里克念道，“现在念这些标语，真让人有点难受。”

“打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了。无能为力。”

“这些标语对敌人帮助很大，可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。他们不会打败。”

“这我不知道，”恩里克答道，“我心里乱得很厉害，有时我

想，我们应该多坚持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拥有十个省份。世界大战就要发生，我认为卡萨多的人无理。”

“你认为世界大战会给我们带来点好处吗？”

“这我确实不知道，不过，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有人说手里没有血债的人就不必害怕。”

“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但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们还有性命。我们将看到适合做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还不必胆战心惊。”

他们已经来到植物园的大门口。铁栅栏另一侧，树冠在风中摆动。

“晚上天气不坏。”

“不坏，天气不坏。”

“好吧，你留在这儿。要是不发生意外，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。你真的有我的地址吗？”奥古斯托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现在恩里克只剩下自己一人了。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，他开始担心命运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。他急忙赶路，心里想着刚刚和奥古斯托的谈话。“很多男人将谈论同样的话题。大家盼望着明天，有些人感到害怕，还有些人感到高兴。今天有许多人不会睡觉。”他自言道。

恩里克感到很热，解开斗篷，看了一下天空，夜晚寂静、美丽。

“明天将是个好天气，天空布满繁星，”他不假思索地喃喃说道。

恩里克几乎整整有一天没有想念他的弟弟了。现在他大概到了巴勃罗家，他想和自己的弟弟，以及特雷莎说说话。弟弟他

们可能会说，他们给恩里克留着一个住惯的房间，这房间有一个朝街开的窗户，从那儿可以看到修女公园。

巴勃罗的房子是一座五层楼的楼房，座落在大街的尽头。这房子有几扇百叶窗紧关着，不让阳光射进屋来。房子的对面耸立着一座修道院，修道院的围墙已有些损坏。

当恩里克到达修道院钟楼的大门口时，晨钟打三点。

他敲了一下有金属门环的大门，身体感到很疲乏，便坐在台阶上等待来人开门。

过了几分钟之后，大门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他正系着裤子，一头蓬乱的头发。

“你想干吗？现在不是叫门的时候！”他说道。

“请原谅，”恩里克回答说。他从台阶上立起身来。

“告诉我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的弟弟在家吗？”

“你弟弟是谁？”看门人问道。

“他叫巴勃罗。”

“中尉昨天出门了。”

恩里克取出他的雪茄烟盒，递过去一支雪茄烟。

“喜欢抽吗？”

“谢谢，老兄。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抽烟了，那是我最想念的东西。”

“特雷莎呢？她也走了吗？”

“他们两人都走了。是一辆汽车来把他们接走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吗？”

看门人翻起上衣领子，点着这支雪茄烟。

“我有好长时间不抽烟了，几乎不知道烟草味了。一个人吸惯了干橘子皮，他就不知道烟草味了。”

他又强调说了一遍。这时已听不到第二方济各会钟楼响出有节奏的钟声了。

“他们去哪儿，没有给你留下话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尽管我认为他们去巴伦西亚乘船。我好像听他们说起过这件事。”

看门人把双手插入裤袋里，呆呆地望着他，深深地吸了口雪茄烟。

恩里克不再问什么。他披好斗篷，拖着缓慢而疲乏的脚步，向市中心走去。

黎明的寒峭降临了。

马蒂亚斯到了四路街心花园，便下了电车。接着，他继续大步沿布拉沃·穆里略大街而上，进入一条横向的胡同里，最下面的地方便是胡同的尽头，有一辆大车在几头母骡的牵引下，慢慢地行进。一条狗懒洋洋地穿过马路中央，躺在对面人行道的边石上面。一伙男人坐在凳子上，肩背靠在一座楼房的墙壁上，舒展着双腿，在一家酒店旁默默地抽着烟。

在这幢楼房的门廊里，放满了一桶桶垃圾，一群小孩正玩着纸牌。房子里面有一个大院子，一群妇女拥挤在公用的水池边用水桶打水。

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从木板小屋的简陋小窗里探出头来，小屋的底层是楼梯口。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脸。

“克萨达先生在家吗？”

“您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他的朋友，为了工作上的事情。”

这位妇女打开小屋的门。她是个胖女人，双臂满是红斑。妇

女叫孩子们别说话。

“如果你们要那样大叫大嚷，那你们就到大街上或回家去。”她转过身来朝那男人做了个手势，“这些孩子只会捣蛋。”

孩子们很快就停止了玩纸牌。

“请你上二楼，他住在第七号门。最碰巧的是他在家里，今天我没有看见他出去。你要顺着这过道走一会儿，你会马上看到他的门房号码的。”

木板扶梯既破旧又肮脏，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。从过道上传来了深沉的、半睡眠状态的声音，有尖叫声或闷住的笑声。

上了二楼，走了长长一段过道，来到了七号门。在叫开门之前，马蒂亚斯在上衣的几个口袋里摸索了一阵，取出一包烟丝，慢慢地用烟纸卷着香烟。

门铃响了，他在门边等着开门。他不得不等候很长一段时间。“他们正在睡觉，现在只不过是早晨九点钟，”他自言自语说道。接着，他透过那薄窗帘的小洞，又叫开门了。

一个妇女——身穿退了色的紫色便服，头发披在肩上——打开了过道尽头的一扇门，朝这男人看了一眼，重又关上了门。

“您是谁？”在门的另一侧，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门上的窥视孔内问道。

“马诺洛在家吗？我是马蒂亚斯，是他的朋友。”

门被小心翼翼地慢慢打开了。

“您是克萨达的夫人吗？我是他的朋友，同事。我来看看克萨达，问他是否知道点什么。”

“请进，”女人说道，“一切都凌乱不堪，您知道吗？可是我没有心思收拾这座房子。”

“请别担心。”

客厅里几乎一片黑暗；有一股潮湿的气味，熟的蔬菜的气味

儿。墙角落里放着一把椅子，椅子上有一件男人的衣服，还有一把椅子上放着有皱纹的床单。

“请坐，”女人边说边拿走了椅子上的床单，“马诺洛还没有起床，因为他没有什么事可做……”

一道阳光从朝街开的窗户外射了进来，使得接待客人的房间里的印花窗帘布染上一层金黄色彩。

马蒂亚斯坐等着，直到看见他的朋友从门帘中探出头来。

“你等一会儿，现在我就去，”朋友说道。

马蒂亚斯走近窗口。一辆汽车徐徐开过，卷起一团尘土。街上空荡荡的，寥无人迹。只是可以看到酒店附近的那一伙男人，正在默默地抽烟。从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台收音机的音乐声，这嗡嗡的声音缓慢而乏味。

“喂，马蒂亚斯，到房间里来待一会儿。”

他的卧室里塞满了家具杂物。在一个角落处，有一个小孩睡在自己的摇篮里。

“好吧，事情进展如何？”

“马诺洛，这我要问你。你是否知道点什么。”

“昨天我在办公室里，有人说，从现在起四五个月内要进行履历检查。他们说到时候我们会知道的。”

“如果我们能搞到一个拥护现政权的证明书，那他们就会马上来唤我们的。对于莱安德罗，他有一个表弟会来作证的，这个人和国民派的人站在一起，头脑简单。他正在工作。”

“由于这场清洗要历时很久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办才好，”马诺洛的妻子从门口这么说道。

“我认为这次旅行缺鞋、缺粮，你去避一下清洗的风头，”马诺洛说道。

马诺洛坐在床沿上系鞋带。这时睡在摇篮里的小孩哭了起